

子史精華

第二函
十一冊

子史精華卷八十五

倫常部五

朋友

交慶

管子孝弟者仁之祖也忠信者一之也

寡交多親

管子

謂之知人

烏集之交

管子

與人交

多詐偽無情實倫取一切謂之烏集之交初雖相驩後必相咄

初驩後咄

見

天生朋

以爲夷吾舌

管子

身死舌焉得生哉按朋謂隰朋也其

先生施教弟子

是則

管子

溫恭自虛所受是極

貴師愛資

老子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

不

其

湛蘭

晏子今夫蘭本三年而成湛之苦酒則君

其

雖智大逃

子不近庶人不佩湛之縻醢而賈匹馬矣

非蘭本美也所湛然也願子之必求所湛

詘乎不知已而中乎知已

晏子晏子之晉至中牟睹弊冠

反裘負芻息於塗側者以爲君子也使人問焉曰子何爲者也對曰我越石父者也晏子曰何爲至此曰吾爲人臣僕於中牟見使將歸晏子曰何爲之僕對曰不免凍餓之切吾身是以爲僕也晏子曰爲僕幾何對曰三年矣晏子曰可得贖乎對曰可遂解左驂以贈之因載而與之俱歸至舍不辭而人越石父怒而請絕晏子使人應之曰吾未嘗得交夫子也子爲僕三年吾迺今日睹而贖之吾於子尚未可乎子何絕我之暴也越石父對之曰臣聞之士者一故君子不以功輕人之身不爲彼功詘身之理吾三年爲人臣僕而莫吾知也今子贖我吾以子爲知我矣嚮者子乘不我辭也吾以子爲忘今又不辭而人是與臣我者同矣我猶且爲臣請鬱於世晏子出見之曰嚮者見客之容而今也見客之意迺令糞灑改席尊醢而禮之越石父曰吾聞之至恭不修途尊禮不受賓夫子禮之僕不敢當也晏子遂以爲上客揚美削行晏子

要之家俗同處從容不談議則疏出不相——人不能終善

相

則不與通國事無論驕士慢知者則不朝也

能終善

子

列士並學

傾蓋

子華子子華子反自郟遭孔子於途——而

而

——者爲師

顧相語終日甚相親也

孔子命子路曰取宋

帛以贈先生子路屑然而對曰由聞之士不中閭見女嫁無媒

君子不以交禮也有問又顧謂子路子路又對如初孔子曰固

哉由也詩不云乎有美一人清風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今

程子天下之賢士也於斯不贈則終身弗能見也小子行之

老師先生

也學者相與熏沐其中

端弁帶而說乃以是召亂

必擇所堪必謹所堪

墨子其友皆好仁義淳謹畏令則家日益

子傳說之徒是也其友皆好矜奮創作比周則家日損身日危

名日辱處官失其理矣則子西易牙鑿刁之徒是也詩曰——

名日辱處官失其理矣則子西易牙鑿刁之徒是也詩曰——

名日辱處官失其理矣則子西易牙鑿刁之徒是也詩曰——

慎染

墨子子墨子見染絲者而歎曰染於蒼則蒼

此之謂也

染於黃則黃所入者變其色亦變五入而已

倫常部 朋友

爲五色故染

管鮑善交

列子管夷吾鮑叔牙二人相友甚戚同處於齊管夷吾事公子糾鮑叔牙事公

不可不慎也

子小白齊公族多寵嫡庶並行國人懼亂管仲與召忽奉公子糾奔魯鮑叔奉公子小白奔莒既而公孫無知作亂齊無君二公子爭入管夷吾與小白戰于莒道射中小白帶鉤小白既立魯曾殺子糾召忽死之管夷吾被囚鮑叔牙謂桓公曰管夷吾能可以治國桓公曰我讎也願殺之鮑叔牙曰吾聞賢君無私怨且人能爲其主亦必能爲人君如欲霸王非夷吾其弗可君必舍之遂召管仲魯歸之齊鮑叔牙郊迎釋其囚桓公禮之而位於高國之上鮑叔牙以身下之任以國政號曰仲父桓公遂霸管仲嘗嘆曰吾少窮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爲貪知我貧也吾嘗爲鮑叔謀事而大窮困鮑叔不以我爲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爲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北鮑叔不以我爲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爲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

五

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

連墻二十年

列子子既師壺邱子林友伯昏瞽人乃居南郭
從之處者日數而不及雖然子列子亦微焉朝朝相

相遇於道曰

若不相見者門之徒役以爲子列子與南郭子有敵不疑有自
楚來者問子列子曰先生與南郭子奚敵子列子曰南郭子貌
充心虛耳無聞目無見口無言心無知形無惕往將奚爲雖然
試與子皆往闔弟子四十人同行見南郭子果若欺魄焉而不
可與接顧視子列子形神不相偶而不可與辯南郭子俄而指
子列子之弟子末行者與言衍衍然若專直而在雄者子列子
之徒駭之反舍咸有疑色子列子曰得意者無言進知者亦無
言用無言爲言亦言無知爲知亦知無言與不言無知與不知
亦言亦知亦無所不言亦無所不知亦無所言亦無所知如斯
而已汝奚
廢藥
來曾不
乎注廢置也曾無善言以當藥石
妄駭哉

廢藥

列子列子提屣徒跣而走暨平門閭曰先生既來曾不乎注廢置也曾無善言以當藥石

也
請爲父子

列子甘蠅古之善射者彀弓而獸伏鳥下弟子名

飛衛飛衛曰爾先學不瞬而後可言射矣紀昌歸偃臥其妻之機下以目承牽挺二年之後雖錐末倒背而不瞬也以告飛衛飛衛曰未也亞學視而後可視小如大視微如著而後告我昌以鰲懸虱於牖南面而望之旬日之間浸大也三年之後如車輪焉以觀餘物皆邱山也乃以燕角之弧朔蓬之鋒射之貫虱之心而懸不絕以告飛衛飛衛高蹈拊膺曰汝得之矣紀昌既盡衛之術計天下之敵已者一人而已乃謀殺飛衛相遇于野二人交射中路矢鋒相觸而墜於地而塵不揚飛衛之矢先窮紀昌遺一矢既發飛衛以棘刺之端扞之而無差焉於是二子泣而投弓相拜於塗

父師泰豆

列子一一之

三年一瞬

列子白吾之事夫子友若人

口不敢言利害始得夫子一一而已五年之後心庚念是非口庚言利害夫子始一解顏而笑七年之後從心之所念更無是

非從口之所言庚無利害夫子始一引吾並席而坐九年之後
橫心之所念橫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亦不知彼之

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夫夫子之爲

五年一笑

見上

七年一竝坐

見上

我師若人之爲我友內外進矣

中分魯

莊子常季問於仲尼曰王駟兀者也從之游者與夫子

無形而心

虛往實歸

見上

洗我以善

莊子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衆矣我怫然而怒而適

成者耶

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反不知先生之

一一一耶吾與夫子游

十九年矣而未嘗知吾兀者也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

索我於形骸之

形骸內外

見上

莫逆於心

莊子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

外不亦過乎

以無爲首以生爲脊以死爲尻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

鑪捶間

者吾與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

一一一遂相與爲友

鑪捶間

莊子夫無莊之失其美據梁之失其力黃帝之亡其智皆在

一之耳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鯨而補我則使我乘成

以隨先生耶

裹飯往食

莊子子與與子桑友而霖雨十日子

操拔簞

以待門庭

莊子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曰吾聞祝腎學生吾子與祝腎遊亦何聞焉田開之曰開之

亦何聞

淡若水甘若醴

莊子君子之交一一小人之交一一

於夫子

故以合者則

奔逸絕塵

莊子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

無故以離

而同瞠若

擁杖投杖

莊子柯荷甘與神農同學於老龍吉神農

平後矣

老龍死矣神農隱几

而起喟然一一而笑曰天知予僻

陋慢訑故棄予而死已矣夫子無所發予之狂言而死矣夫

色

莊子顏不疑歸而師董梧以一一其

別墨

莊子相里勤之弟子

去樂辭顯三年而國人稱之

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誦不同相謂一一以

堅白同異之辨相告以觭偶不忤之辭相應以巨子為聖人皆

願爲之尸冀得爲其後世至今不決教所愛相駕馬韓非子伯樂教其所憎者相

！千里之馬時一其利韓非子吳起出遇故人而止

緩駕馬日售其利急待公而食之食故人曰諾令返而御吳

子曰故人至暮不來起不食待蘭茝藁本漸於蜜醴

之明日蚤令人求故人故人來方與之食

荀子一佩易之正君漸於香酒見類相從

香酒可讓而得也君子之所漸不可不慎也

荀子友者所以相友也道不同何以相友也均薪施火火就燥

平地注水水流濕太也如此之著也以友觀人焉所

疑善假於物荀子假輿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

能水也而絕江河君子生非異也

交親不比荀子一而一注贈言荀子曾子行晏子從於郊

親謂仁恩比謂瞞狎日嬰聞之君子一人以

庶人贈人以財嬰貧無財荀子孔子曰卒遇故如友荀子

請假於君子贈吾子以言人曾無一吾鄙之士有

子已青卷

則賢

緣義而有類

荀子其交遊也

師術有四

荀子

交不親

與焉尊嚴而憚可以爲師者艾而信可以爲師誦說而不陵不

犯可以爲師知微而論可以爲師故師術有四而博習不與焉

水深則回樹落糞本

荀子

弟子通利則思師

立師學成文曲

荀子

今子宋子嚴然而好說

君疇務成昭西王國

荀子堯學於

禹

聚人徒

學於

壹教壹學

荀子君子

亟成

青取於藍冰寒於水

荀子君

不可以已

之而青

隆性

荀子人無師法則隆情

青井

於藍

水爲之而

矣有師法則

矣

豫讓

呂氏春秋趙襄子遊於囿中至於梁馬却不肯進青井爲

參乘襄子曰進視梁下類有人青井進視梁下豫讓却寢

佯爲死人叱青井曰去長者吾且有事青井曰少而與子友子

且爲大事而我言之是失相與友之道子將賊吾君而我不言

之是失爲人臣之道如我者惟死爲可適乃退而自殺青萍非樂死也重失人臣之節惡廢交友之道也

也

十聖六賢未有不尊師

呂氏春秋神農師悉諸黃帝師人悅帝顓頊師伯夷文帝譽師伯招帝堯

師子州文帝舜師許由禹師大成贊湯師小臣文王武王師呂望周公旦齊桓公師管夷吾晉文公師咎犯隨會秦穆公師百里奚公孫枝楚莊王師孫叔敖沈申巫吳王闔閭師伍子胥文之儀越王句踐師范蠡大夫種此

也

說義必稱師聽從必盡力

呂氏春秋君子之學也

以論道

從不盡力命之曰背說義不稱師命之曰叛

觀歡愉問書意

呂氏

春秋凡學必務進業心則無營疾諷誦謹司聞

順耳目不逆志退思慮求所謂時辨說以論道不苟辨必中法

得之無矜失之無慙必反其本生則謹養謹養之道養心爲貴死則敬祭敬祭之術時節爲務此所以尊師也治唐圖疾灌浸

務種樹織葩履結屨網捆蒲葦之田野力耕耘事五穀如山林
入川澤取魚鼈求鳥獸此所以尊師也視輿馬慎駕御適衣服
務輕煥臨飲食必蠲絜善調和務甘肥必恭敬謹養敬祭上猶
和顏色審辭令疾趨翔必嚴肅此所以尊師也

事父

呂氏春秋曾子曰君子行於道路其有父者可知也其有
師者可知也夫無父而無師者餘若夫何哉此言事師之

也

勝理行義

呂氏春秋爲師之務在於理勝義立則位尊矣

破琴絕絃終身

不復鼓

呂氏春秋鍾子期死伯牙

琴以爲世無復足爲鼓琴者

樓飯呂氏春秋

陳蔡之間藜羹不斟七日不嘗粒晝寢顏回索米得而飯之選
間食熟謁孔子而進食孔子佯爲不見之孔子起曰今者夢見
先君食潔而後饋顏回對曰不可嚮者煤室人甕中棄食不祥
同而一之孔子歎曰所信者目也而目猶不可信所恃者心
也而心猶不足恃弟子與之弟子之籍淮南子公孫龍在趙之
記之知人固不易矣時謂弟子曰人而無能

者龍不能與遊有客衣褐帶索而見曰臣能呼公孫龍顧謂弟
子曰門下故有能呼者乎對曰無有公孫龍曰

後數日往說燕王至於河上而航在

翁其羽

揚子助也

七十

子肖仲尼

揚子蟬蛉之子噫而逢蜩贏祝之曰類我類

鑄人

揚子

我久則肖之矣速哉

之也

或問世言鑄金可鑄歟曰吾聞觀君子者問

不問鑄金

或曰人可鑄歟曰孔子鑄顏淵矣或人踰爾曰旨哉問鑄金得

鑄人

孔鑄顏上見

揚子師哉師哉

之人模範

揚子師者人之

也模

也模範

不模範不範爲不少矣

面朋面友

揚子朋而不心

心

見

人道交功勲成

揚子或曰君子自守矣其交曰天

也

不心

地交萬物生

矣其

守

知大知

揚子師之貴也

也小知之師亦淺矣

光初

揚子或問交曰仁問餘

史記

卷八十五

論衡

朋友

七

易美金蘭詩詠百朋

抱朴子

雖有兄弟不如友生

不强交不苟絕

文中子不就利不違害

簡廣

文中子子謂姚義能交或曰子曰所以爲能也或曰

惟有道者能之

子曰廣而不濫

勢交利交

文中子以者勢傾則絕以者利窮則散

安得後而

不往

文中子子之韓城自龍門關先濟賈瓊程元後關吏仇璋止之曰先濟者爲誰吾視其顙頰如也重而不亢目燦如

也澈而不瞬口敦如也闕而不張鳳頸龜背鬚垂至腰參如也

與之行俯然而色畢與之言泛然而後應浪驚拖旋而不懼是

必有異人者也吾聞之天下無道聖人藏焉鞠躬守默斯人殆

似也程元曰子知人矣是王通者也賈瓊曰吾二人師之而不

能去也仇璋曰夫杖一德乘五常扶三才控

白首北面

文中子賈瓊曰

六藝吾

哉遂捨職從於韓城

夫子十五爲人師焉陳留王孝逸先達之傲者也然

事之無失

豈以其年乎瓊聞之德不在年道不在位

文中子內史薛公見子於長安退謂子收

唯道所存

文中子雖天子必有

日河圖洛書盡在是矣汝往

師然亦何常師

子尙良食

國語湫舉奔鄭將遂奔晉蔡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饗之以璧伯曰

之有

二先子其將相子尙能事晉君以爲諸侯主辭曰非所

願也若得歸骨於楚死且不朽聲子曰子尙良食吾歸子湫舉

降三拜納其乘

學著人

史記秦始皇紀繆公一注索隱曰著音貯又音宁著卽宁也門屏之間曰

焉聲子受之

宁謂學於宁門之人故詩

解劍繫樹

史記吳太伯世家季札之初使北過徐君徐君好季

云俟我于著乎而是也

札劔口弗敢言季札心知之爲使上國未獻還至徐徐君已死

於是乃其實之徐君冢而去從者曰徐君已死尙誰

予乎季子曰不然始吾心

心許

見文王之師

史記楚世家楚熊通曰吾先鬻熊

已許之豈以死倍吾心哉

也過閭未嘗不軼

史記魏世家文侯受子夏經藝客段干本其一也

避正堂舍

蓋公

史記曹相國世家參之相齊齊七十城天下初定悼惠王富於春秋參盡召長老諸生問所以安集百姓如齊故俗

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蓋公爲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

推此類具言之參於

非魏無知臣安得進

史記陳丞相世家與平剖符世世勿絕爲

是戶牖侯平辭曰此非臣之功也上曰吾用先生謀計戰勝尅敵

非功而何平曰上曰若子可謂不背本矣

乃復賞

附驥尾

史記伯夷傳顏淵雖篤學而行益顯

受業身通

史記仲尼弟子傳孔子曰

七人皆異能之士也

皆異能之士

見嚴事

史記仲尼弟子傳孔子之所

老子于衛蘧伯玉于齊晏平仲于

門人益親

史記仲尼弟子傳孔子曰自吾有回

楚老萊子于鄭子產于魯孟公綽

史記仲尼弟子傳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冠

儒服委質

雄鷄佩玃豚陵暴孔子孔子設禮稍誘子路子